



上次我们说了主宰会议的人,现在再看参会者。由于会议的性质不同,我们可以分成两类,一类是官方会议,一类是非官方会议。

先说官方会议。这些会议是由教育主管部门直接召开的会议,作为校长、教师必须参会,而且有严格的考勤制度,不敢不去,这类参会者是被动参会,这样的会常常是领导报告,他们经常重复的概念是“中央精神”“省厅意见”“领导重视”“真抓实干”“贯彻落实”等等,开这样的会,参加者不需记录,因为常有文件同时下发。所以参会者的心态主要是给领导面子。时间长了,有些校长、教师也觉得这类会议实在有些无聊,开始溜号了,一些权威性强的领导主持的会议,有些校长就会让人代开会。有人开了先例,就有人仿效,次数一多,细心的领导就会发现,于是出台更加严厉的会议规定,现在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会议规定必须正校长出席,校长无奈只好出席,会议一多,校长就无暇顾及学校,学校就交给副校长,校长就成了开会校长。

还有教育业务主管部门开的会,这类会议常常有与学校具体工作关联度比较大的信息,比如教研室的会,常常与考试有关,现在发达地区不说“考试”,而说“评价”,说“考试”显得老土了,但在实际工作中很多一线的校长、老师还是会认为其实是一回事。比如教育学院的会,常常和师训有关,老师们必须参加多少培训,才能获得多少课时的学分,诸如此类。这类会议的组织者一般不敢要求正职校长必须到会,所以参会的多半是教务主任,这些会不能说没有作用,但基本上是具体事务居多,且参会的不是学校主要领导,所以对促进学校整体改革意义不大。

再说非官方会议,这类会议的参会者有不少是主动参会,甚至有些人是逢会必到,深究起来大概也有几种原因,其一是真心想了解教育信息、课改信息,真心想知道领导在想什么,专家在研究什么,同行在实验什么,以便自己回去之后,学习做些什么,这是值得肯定的。其二是把开会当做休息,如果是校长,则暂时摆脱学校各种繁杂的事务;如果是教师,则暂时有几天清闲。明知会议内容几无所用也要参会,到会之后也不认真开会,以放松为主。如果是异地开会,就顺便旅游,会议期间溜号旅游

的并不少见,他们完全把开会当做一种生活福利。其三是带着功利目的开会,参会是为了建立各种人脉关系,比如与领导,尤其是跨级领导建立关系,至少混个脸熟,拍个照,拿回去放大挂在办公室,日后可以派上用场;与专家建立关系,日后在各级各类评比、评审中能够获得较好的评价,诸如此类,不一而足。

正是因为开会者、参会者有这些心态,导致我们的会议越开越多,这样下去,会议不滥才怪!很多机关就是以开会为主要工作,不断地被人开会,不断地找人开会,就是政府机关的工作内容。很多半官方协会、学会、理事会,甚至把开会作为唯一的工作方式、唯一的生态模式,或许是因为他们的机构名称本身就带着“会”。所以现在有专门以办会为目标的公司,新增的会务经济,有很多客户来自教育界。很多人成为职业会议人士,草拟会议计划,制定会议方案,邀请讲话领导、报告嘉宾,征召与会校长、教师,然后把会议的其他所有会务工作一股脑儿统统交给基层单位,成了他们这些人的工作生态。下面基层学校之所以愿意劳民伤财承办会务,主要是基于搞好上级关系,扩大学校知名度等动机,所以很多会议都是和基层学校的校庆、院庆、园庆搅在一起,就知道原因。

为开会而开会,是现在会议泛滥的本质特征,正如一首打油诗所说:“开会再开会,不开怎么会,本来有点会,开了变不会。有事要开会,没事也开会。”因为政府而开会,政府出台政策;因为政策而开会,比如政府出台教师人事、职称评审改革而开会;因为文件而开会,因为政府发布相关文件而开会;因为学校而开会,学校建校多少年要开会。因为个人而开会,重要人物出版一本书要开会,开的是新书发布会,重要人物从事教育多少年要开会。

开会的原初意义是什么?我以为是人们的思想碰撞以解决问题。首先是要聚焦问题,人们应该是为问题而来开会,聚焦问题才能最终解决问题;其次要有思想,会议组织者要有思想,会议发言者要有思想,会议参与者要有思想;第三要交流,所有与会者带着思想来,来了就要表达,表达有不同,不同就会碰撞,碰撞产生火花,深度交流碰撞最终产生解决问题的办法。

谁在参会,为何参会?



程红兵

深圳明德实验学校校长,语文特级教师